

灸治心臟病一例

鍾 新 淵

楊國昌，男性，40歲。患心臟病已十年，四年前曾一度以安保利心治愈。近年來該病持續發作，常感呼吸不暢，特別是行動稍急，短氣乏力，心悸亢進。病者不能用較大力氣從事勞作，胸前壓重疼痛，困倦思睡而不易入睡。不能多看書報，稍多看即感煩躁，喘氣和喉內冒烟。

初診：1953年11月2日，取穴：天柱、神門、曲池。

覆診：1954年6月6日。據稱去年針後，心胸苦悶特甚，心悸亢進，睡時剛一閉目，突然驚惕，心內猛然一跳，如是連續兩日才又恢復到未針前之現象。半年來服中藥也只能稍見好點，不服更感不支。現天氣熱，如勉強在太陽底下行走，喉內就如有烟上冒，十分難受。胸窩部壓重，疼痛，苦悶，呼吸短乏等一齊併作。夜間排尿特多，幾不能安睡片刻，縱然入睡，也彷彿醒覺。

病者此回重來就診，使我想到過去為他針治所取穴位與手技運用的是否得當，既有反應，可能與此有關。於是採用灸法，灸炷如麥粒大，每穴灸三壯，灸至皮膚感灼熱時除去，不使它起水泡。

第一次處方：

背部：膏肓、腎俞。

胸腹部：膻中、中脘、氣海。

四肢部：右少海、左內關、右足三里、左陽陵泉。

6月7日：昨日灸後，胸前苦悶加重，約發作二小時，三時後，反應解除，反覺得比以前輕舒一些。

第二次處方：

背部，胸腹部，用第一次穴位。

四肢部：左少海、右內關、左足三里、右陽陵泉。

6月8日：胸前壓重減輕，灸如第一次處方。

6月9日：胸前壓重減，疼痛却如前，但未加重。伸腰仰胸覺到週身舒適——以前沒有此種好的現象。灸如第二次處方。

6月10日：以前看上10分鐘書報，就喘氣，發煩，現已能看上半小時。本日有咳嗽，加灸「風門」，針足三里以瀉「火氣」，除膏肓，其餘按第一次處方。

6月13日：病者稱：『在11日午間吃了少量酒，引起整夜不眠，心下異常難過，精神特別憊困，不能來所灸治，在家休息了兩天』。灸如第二次處方。

6月14日：據稱已恢復到11日以前之情況了，灸如第一次處方。

6月15日：在背部左「志室」、「陽綱」處尋按得輕度壓痛。

第三次處方：

背部：風門、左志室、左陽綱。

胸腹部：中脘、氣海。

四肢部：少海、曲池、左足三里、右陽陵泉。

6月16日：背部壓痛點已消失。

第四次處方：

背部，膏肓、腎俞。

胸腹部：中脘、氣海。

四肢部：神門、曲池、內關、右足三里、左陽陵泉。

6月17日：近兩日來，病者精神愉快。本日偶發輕度腰痛，加針委中，當即痛止。灸如第四次處方，只將三里陽陵換。

6月24日：病者連日未來灸治，在家料理家事。本日來告我，近經萍礦醫X光透視，檢查意見：右心房稍有擴大現象，肺部無異常所見。本日未灸治。

6月29日：近來喜睡之象已減，胸內感覺寬舒多了。灸如第四次處方。

6月30日：病者來所灸治，往返有二十里路，灸後未有適當休息，恐影響治效。因此要求往所診療。本日入所。加灸三陰交穴，處方如第四次，輪換三里陽陵泉。

7月1日：晚間已能熟睡兩小時。

7月2日：胸前（約相當於膻中部份）已停止疼痛。

自接受病者入所住診，每日替他灸治，其穴位採用第四次處方，足部陽陵三里每日輪換使用，一直灸至7月19日病者自動要求出所為止。出院時，病者認為自覺症狀大部份已消除，只微微覺得在走路過急或用重力時呼吸還有短乏現象，但似已不大妨碍工作了。

病者十年痼疾，經灸治31次，時間四十四天，初步得到治愈。從這一病例來看，針灸療法對改變機體體質，消除機體內的病理現象並使其歸於正常，確有一些效果。但其愈病作用機轉如何？筆者限於知識，不敢論斷，這不過提供一件樸素的實踐材料，敬盼先進針灸學家予以研究以便提高我們的技術知識水平。